

清儒學案

世章



陆
捌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一

天津徐世昌

星伯學案

星伯原本經術精析史事尤長於地理之學凡所著述大都援古證今得自親歷與止憑圖籍者不同論者謂開闢新疆天山南北路視同畿甸爲千古未有之事其所作亦千古未有之書筆路藍縷始事艱已述星伯學案

徐先生松

徐松字星伯其先上虞人幼隨父宦京師遂入大興籍嘉慶乙丑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簡湖南學政坐事戍伊犁伊犁將軍文清公松筠夙知先生會詔纂新疆志屬先生周歷南北二路馳驅殆遍每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鍼記山川道里下馬錄之至

郵舍則進僕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風土備悉嘗以班固作西域傳顏師古注未能賅備而後之考西域者多未親歷其地耳食相襲譌誤滋多如傳言西域三十六國荀悅所紀與漢書異則據班氏以駁荀之誤傳言南北火山顏氏不加詮釋則據通鑑注以正顏注之疏傳言河有兩源則證以今地知河有三源出葱嶺者二出于闐者一傳言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則據隋書裴棨傳知漢時兩道皆在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至隋有山南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之南道隋之中道今亦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漢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諸若此類皆詳爲考訂撰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又以西域水道向無專書乃徧稽舊史方略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爲記記主於簡以擬水經又自爲釋以比道元之

注卽用酈氏注經之例其爲近儒聚訟久無定論者悉證以今輿地而折衷之如記大積石山云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卽古大積石今之大雪山此卽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所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者也自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誤認龍支縣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杜佑踵其謬至蔡傳沿以釋經而大小積石合而爲一矣小積石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爲積石關記河源云自先秦古書言河出崑崙而不言崑崙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漢書始有源出葱嶺于闐潛流地下南出積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劉元鼎使吐蕃誤指庫爾坤爲崑崙山

巴顏哈喇山阿克培沁山巴爾

布哈山三山並峙

總名庫爾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閒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並

失崑崙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腦兒爲河源而誤指大積

石山爲崑崙小積石山爲禹貢積石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並
失崑崙與積石凡此數書厯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矯愈
失去古彌遠其他附會更何足云記弱水云說文作溺水爲正
字禹貢作弱水爲假借字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後儒不知
本爲一河分張掖河當禹貢之弱水黑河當禹貢之黑水誤矣
禹貢雖指言弱水原委甚詳且正程大昌以條支媯水爲弱水
之訛惟附會後漢書東夷傳及晉書唐書之文謂弱水自居延
澤東北流厯夫餘挹婁而歸東海者亦誤又江氏永羣經補義
以梁州黑水爲今金沙江雍州黑水爲今肅州黑水言其水自
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南合白水紅水又西南流入臨羌爲青
海之上源青海卽西海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南爲
西字之訛先生接江氏所指蓋謂張掖河也源出甘州府城西

南東北流至府城西二十里折而西北流復西北經高臺縣鹽池驛北與洮賴河匯而入額齊納海青海在甘州正南豈能北流入之乎又謂西海流至積石入黃河其謬尤不可枚舉凡此皆爲之精据博攷實事求是撰西域水道記五卷道光二十四年期滿賜環二十五年總統事略書成繕進宣宗垂覽御製序文賜名新疆識略以其書付武英殿刊行召見奏對西陲情形甚悉授內閣中書游擢郎中補御史出知榆林府擢延榆兵備道移潼商道旋卒年六十八他所著有新輯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若干卷宋三司條例考一卷明氏實錄注一卷其所輯永樂大典書有宋中興禮書二十四冊宋元馬政考一冊宋會要五百卷河南志三卷

參史傳
畿輔通志

西域水道記敘

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況其在要荒之外哉西域二萬里旣隸版圖耕牧所資守捉所扼襟帶形勢厥賴導川乃綜眾流條而次之首曰昆侖惟帝下都渾渾泡泡暨於勃澤潛行地下化益所疏記羅布淖爾所受水第一漢表六通至今利益冥安籍端中部舊迹孔道所經魅磧斯關記哈喇淖爾所受水第二白山之陰曰蒲類海我疆我理原田每每千耦其耘歲穫則倍記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第三何里移之湯湯而白楊之淙淙翳清軍之扼西亦輪臺之表東雖城郭之已改考川流之實同記額彬格遜淖爾所受水第四土扈之族疇以蕃之林丹之裔疇使遷之錫之土田牧圉是扞記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所受水第五西域旣平則建之庭滔滔伊列環流鏡清中函三島取象蓬瀛記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第六有白斯海在

彼西方處昏而曉當暑而霜惜矣天池佳名不彰記賽喇木淖爾所受水第七碎葉有二清池居一熱波未聞而克淬鐵不逢大同所疑胡質記穆默爾圖淖爾所受水第八元之叛王阻彼金山河名平安莫揅其患今斯畎澮有恬其瀾記阿拉克圖古勒淖爾所受水第九洋洋龍骨其流不息有磴可舂有魚可食種人居之以康以殖記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所受水第十萬里輜軒靡國不到我窮崖浹奄蔡之徼取殿茲篇聿彰聲教記辛柔淖爾所受水第十一凡十一篇以圖系焉列城相望具言其地其所不言非水所經也

邱長春西遊記跋

長春真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爾泰山記曰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

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
抵古城近古城之罽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
白骨甸也博克達山三峯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
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也
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土魯番爲古火州地
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
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
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
縣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里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
縣二百二十里塞外沙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
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
並陰山而西約十餘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

城東至託多克積沙成山浮澀難行東距阜康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者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托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州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東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荅刺速沒輦是今

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冢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闡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闡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犁戍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里瑪城自阿里瑪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

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厯之金山
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瑪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
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原厯金山南大河驛
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
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瑪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
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
日尙未出金山則爲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盦假
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

新疆識略凡例

原名伊犁總統
事略代松筠作

一我朝削平西域崑崙崙崙月窟悉隸版圖爲開闢以來所未有聲
威撻伐耆定奏功聖製煌煌炳垂天壤謹遵欽定河源紀略恭
錄聖製詩文之例敬編聖藻一卷弁於簡端其先後次序謹照

聖製詩文十全集所分初定準噶爾平定回部各卷年分編次
一考證地理非圖繪不明高宗純皇帝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欽
定河源紀略上稽星度下列土方山水鉤聯道涂經緯提綱挈
領縷晰條分誠足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錄今纂輯新疆
識略謹首編新疆總圖一卷次北路輿圖一卷南路輿圖一卷
伊犁輿圖一卷南北兩路各城每城各爲一圖伊犁疆域較廣
非一圖所能盡特繪總圖一分圖四以期詳悉具備無少遺漏
至圖幅方向皆以南爲上以敬協黼座向明之義

一西域地名首見於前後漢書援古證今務求精確謹於新疆
總圖內附注漢書地名庶信而有徵瞭如指掌

一新疆幅員周圍二萬餘里已極遼闊而各處山川發脈濫觴
或來從徼外或分歸別部尤屬荒遠如葱嶺發脈於僧格喀巴

布山其山則在衛藏以南羅布淖爾伏地重源爲阿勒坦郭勒其地則在青海塔爾巴哈台齋桑淖爾其北出之額爾齊斯河則流入俄羅斯葉爾羌喀楚特山南雅布哈爾水則流歸西海方幅有限難以全繪謹於總圖內分界之地注明以窮原委一平定新疆勒成方略武功顛末敘述綦詳第卷帙繁富難以備載謹敘錄大端撰紀事二篇以溯決機制勝之神並紀廓土恢疆之始

一南北各城官制兵額臺站卡倫皆關綜核特詳載於各城圖後至山川道里彼此聯屬則於總圖後謹撰疆域總敘並仿鄺道元水經注之例作水道總敘庶得攬其全體不致闕於方隅一新疆既有軍臺又有營塘驛站頗爲紛雜謹詳臚於道里表以便查核至所繪圖內專以軍臺爲主無軍臺者書營塘補之

一新疆地名向係蒙古回語沿訛襲舊舛誤頗多今如巴爾庫爾之爲巴里坤葉爾奇木之爲葉爾羌喀什哈爾之爲喀什噶爾英阿雜爾之爲英吉沙爾悉遵欽定西域同文志改正至有元史所載西域地名如哈喇和卓之爲合喇火者輝和爾之爲畏吾兒昂克特穆爾之爲安克帖木兒布達錫里之爲卜荅失里之類今所援引亦敬遵欽定譯改遼金元史釐定

一伊犁將軍統轄南北兩路職任較繁是編自卷首至卷三分載南北兩路事宜自卷四至卷十二則專載伊犁事宜曰伊犁輿圖曰官制兵額曰屯務曰營務曰庫儲曰財賦曰廠務曰邊衛而以外裔終焉

一官制兵制前史皆各自爲志伊犁地屬軍營官因兵設故官制兵額合爲一門其訓練軍器則別詳營務門

一伊犁餉銀有取之本地者有撥自內地者茲特以調撥總數載於庫儲門其伊犁本地雜項所出另立財賦門以便稽核

一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每門皆有小序以明著述之意謹仿其例分撰小序冠於每門之首

一正史之例表皆各自爲卷茲須簡便無取分釐謹以道里表附疆域總敘水道表附水道總敘官職姓氏表附官制門卡倫安設表附邊衛門哈薩克世次表布魯特頭人表附外裔門凡爲表六

一新疆輿地久經載入續修大清一統志原無俟別行纂輯惟各城案牘日久滋繁每遇行查不無掛漏臣謹編識略自平定之日起至臣交卸之日止聊爲交代冊籍非敢同於志乘故古蹟物產無裨政務者概置不錄

附錄

先生博極羣書究心文獻直南書房時總司書房者爲董文恭

公誥重其淹雅一切應奉文字皆屬之會詔輯唐文因遍視四

庫未見書

畿輔通志

先生嗜讀新舊唐書及唐人小說輯唐文時蒐采永樂大典之

能成卷帙者得河南志圖亟爲摹鈔采集金石傳記合以程大

昌李好問之長安圖作唐兩京城坊考以爲吟詠唐賢篇什之

助

唐兩京城坊考序

先生謫伊犁寓城南宣闔門南墉署所居曰老芙蓉庵戊館撰

新疆賦綜貫古今包舉鉅細皆句爲注記俾地理家便於省覽

論者謂足與和寧西藏賦後先輝映云

史傳

先生性好鐘鼎碑碣文字謂足資考證在西域披榛剔莽手搨

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碑以歸復於燉煌搜得唐索勳及李氏修

功德兩碑皆向來著錄家所無者

西域水道記
英和題詞注

先生自塞外歸文名益盛其時海內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見

恨晚每與泰興陳潮烏程沈垚平定張穆輩羣羊炊餅置酒大

嚼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為笑樂若忘當日身在患難中者

沈垚

落駟樓文
稿張穆序

先生在京師負重望三十年其所居在宣武門大街廳事前古

槐下顏之曰蔭綠軒讀書處曰治樸學齋龔定菴贈先生詩有

筍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時定屬公之句

史傳

繆藝風曰星伯先生以博雅名重一時生前仕宦極其蹭蹬身

後並無傳銘以傳其人子延祖先歿家亦中落藏書萬卷大半

斥賣所著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西域水道記皆自刻唐東

西京城坊考平遙楊氏刻入連筠篔叢書猶先生生前所知遺著未刻者四散荃孫搜羅所得貽友人刊行者漢地理志集釋刻於會稽章氏唐登科記者刻於江陰南菁書院明氏實錄注刻於會稽趙氏宋元馬政考刻於上虞羅氏宋會要輯本五百卷刻於吳興劉氏元河南志荃孫自刻之獨詩文未有成書荃孫求之十餘載所得無多沈方伯子培笑之曰如覃谿所刻義門小集可也今鈔出二十一篇一薄帙耳烏足以觀先生之文學哉

繆荃孫輯徐星伯先生小集

錢篚仙曰西域水道記殘本四卷得自都門廟市丹黃青三色校識閒以墨籤審爲徐星伯先生手蹟前幅有大興徐氏藏圖籍印意刻成後先生重加點勘偶有補正下籤待改也今循刻本次第錄成此冊名曰西域水道記校補殘本尙冀已佚之第

三卷復出為延津之合焉

錢振常跋

案先生著作未可節錄其精義括之於傳可見大概小集

內二十一篇題跋居多藝風意在蒐佚與學案宗旨不同

單辭隻句置之附錄兼採藝風筌仙語俾後之學者於先

生遺書得以攷見宋會要初在張文襄處欲校刊而未果

後歸劉翰怡今由北平圖書館借得擬以付刻

星伯交游

祁先生嚮藻

別見鶴皋學案

李先生兆洛

別為養一學案

姚先生瑩

別見惜抱學案

程先生恩澤

別為春海學案

俞先生正燮

別為理初學案

魏先生源 別爲古微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爲定盒學案

沈先生垚 別爲敦三學案

張先生穆 別爲月齋學案

程先生同文

程同文字春廬號密齋桐鄉人嘉慶己未進士兵部主事充軍
機章京歷官大理寺少卿道光三年調奉天府丞兼學政以病
乞休先生之學長於地理凡中外輿圖古今沿革言之詳審遠
金元三史建置異同名稱淆雜他人所不易明者疏證確鑿若
指螺紋纂修會典裁酌損益獨成近百卷於邊方地域皆所主
纂自謂生平精力盡於是書他所著述未盡傳僅存邱長春西
游記跋密齋文集五十餘篇及詩鈔行於世

參梁章鉅撰詩鈔
序符葆森輯正

雅集

邱長春西遊記跋

長春西遊記二卷爲元邱長春弟子真常子李志常所述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卽其人也前有孫錫序作於戊子二月蓋睿宗監國之歲也長春以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軔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真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親歷且係元初之書譯文得其本音非如世祖以後文人著述則往往窒闕不能通者有之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龔定庵嘗借鈔旣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庵而爲之跋他日以示余星伯居伊犁者數年於時松湘浦先生帥新疆南北兩路屬星伯周咨彼中輿地馳驅幾徧今跋中疏證處皆其得之目驗其中尤有得於余心者謂天池海卽今

賽喇木淖爾證以自晶河山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
周百餘里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水勢南流湍急
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
趾也今昔情形如合符節此爲其他書籍之所不載非星伯身
至其所烏能得之又謂長春回時自天池海東北行至原歷金
山南大河前驛路於二字之下脫去十字此有里程可稽其爲
傳寫遺誤無疑至白骨甸卽今古城北之砂磧陰山三峯卽今
博克達山端府之端爲都護之合音霍闡沒輦卽今那林河皆
確不可易余亟錄存記尾星伯謂余凡記中所述在今新疆者
旣麤具矣其金山以東那林河以西則俟余補足之噫星伯所
疏證精核乃爾余何能爲役顧余於記中地理皆嘗一一考之
惟足跡所未至不過穿穴於故紙堆中旁參互證以爲庶幾得

之耳今具列於左不獨以塞星伯之諾責亦將求是正於星伯也長春之行也二月十一日度野狐嶺卽太祖紀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者也在今張家口外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金史撫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魚兒灤元時又曰荅兒腦太祖甲戌年賜宏吉剌按陳作分地張德輝紀行云昌州以北入沙陀凡六驛而出沙陀又一驛通魚兒泊與此正同今爲達兒海子在克什克騰部落北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陸局河者元時怯魯連河亦曰臚胸河陸局臚胸之轉也今爲喀魯倫河斡辰大王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斡噲那顏者也時太祖西征斡噲居守五月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喀魯倫河發源冝特山南流及平地始轉東流長春由河

南岸沂河西行故不見其北來之源也自此以下至窩里朵數千里中俱無地名惟長松嶺又係漢名不知蒙古呼爲何山然以長春行程考之自陸局河西南灤驛路至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計行四十二日窩里朵者帳殿也地理志太祖於十五年遷都和林於時皇后窩里朵當在和林蓋必先審和林之所在然後可以稽其驛程之所經和林自太祖作都至憲宗四朝皆都於此然和林志前明已無其書元一統志近亦求之不得明一統志於和寧城惟言西有哈喇和林河而已而於哈喇和林河所在則又不詳明廣輿圖據元朱思本圖爲藍本而於北方地理疎漏殊甚以昔令哥爲流入斡難河則其他不足問矣齊次風先生水道提綱於和林河亦兩歧其說蓋提綱專據康熙中皇輿圖皇輿圖於色勒格河之北有小河南流入色

勒格河者曰喀喇烏倫河其音與哈喇和林相近不能不疑當日都城或在此河之東實則不然歐陽圭齋高昌契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契輦傑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晰者幹耳汗今鄂爾渾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爾河也契輦傑今色勒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爾渾合於色勒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記云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哈瑞之支流也其所謂長松嶺盛夏

有冰雪踰嶺百餘里有石河長五十里者卽今鄂爾渾河東流
將會喀拉河處河經山峽故曰石河雍正中西北距準噶爾其
時黑龍江至鄂爾坤軍營者過汗山卽西北渡土拉河西北行
踰喀里呀拉山乃濟鄂爾渾河以長春行程推之當亦經此長
松嶺或卽喀里呀拉山已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處是以寒甚
歟然則先自西南灤驛路四程西北渡河者土拉河也六月十
四日過山渡淺河者博羅河也其曰西山連延者乃鄂爾渾河
以西之山故曰西山長春於此渡河可見山行五六日峯回路
轉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則已在厄勒墨
河之側矣阿不罕山在金山東北今阿集爾罕山也鎮海傳太
祖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阿魯歡者亦卽阿集爾罕山也
八月八日自阿不罕山前傍大山西行又西南約行三日復東

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
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
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長春由阿集爾罕山前西
行傍大山者卽傍阿爾泰山之東大幹今烏蘭古木中過青吉
斯海子之北乃向西南行當取道於今科布多再西南乃科布
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爲阿爾泰最高之脊所謂東南過大
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者當謂此又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
山臨大河以地約之則大河應爲烏隴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
龍骨河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者也渡河行砂磧中
經北庭而西星伯跋中詳之陰山後鼈思爲大城問侍坐者乃
曰此唐時北庭案鼈思卽別失歐陽圭齋曰北庭今別失八里
也則元時別失八里正在於此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地理

志西北地附錄有彰八里當卽此耶律希亮傳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反希亮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則昌八里在今瑪納斯河之東也自鼈思以西惟昌八刺阿里馬爲大城星伯謂阿里馬在今拱宸城北阿里瑪圖河余按元初譯作阿里馬者惟此記及湛然集有從容庵錄序末題曰移刺楚才晉卿序於西域阿里馬城其他見於元史者或作阿力麻里或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皆卽此城竊謂阿里馬本回紇所稱自蒙古人稱之則音異矣再以漢文譯之則又異矣明時哈密以西付之茫昧阿里馬先爲別失八里國所有後爲瓦剌所有我朝乾隆十九年以前爲準噶爾大酋之庭稱曰伊犁亦稱其河爲伊犁河伊犁恐卽葉密立之轉唐時雖有伊列河之名有元一代絕無稱述蓋已無知之者準人不解載籍

麤有托忒文字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邪瓦剌卽額魯特逐水草遷徙無城郭所謂阿里馬城者久已平毀至乾隆二十九年乃卽伊犁河北建惠遠城今日伊犁城非依故址則阿里馬所在固無以知之或卽在阿里瑪圖河側邪荅刺速沒輦與塔刺斯音近然距阿里馬四日程以遠近約之則星伯謂卽伊犁河者爲近或伊犁河在元時有是稱若今塔刺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也大石林牙遼宗姓於遼亡後率眾西行閒關萬里建國西土是爲西遼太祖滅乃蠻殺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奔契丹旣而襲執其罕尊爲太上皇據其位有之仍契丹之號亦稱乃蠻事在戊辰己巳之間閱十餘年太祖征西域滅之劉仲祿持敕召長春云在乃蠻奉詔者此也養蘭城據西使記在塔刺寺西四日程塔刺寺者今塔刺斯河也明

史外國傳有賽蘭在塔失干之東塔失干今塔什干城也在錫
林河之北南距那林河猶遠元時往西域之道必由賽蘭蓋從
塔刺斯西行過賽蘭乃西南行度霍闡河長春自十一月五日
發賽蘭閱六日渡霍闡河又閱十一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此
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
尋卽邪迷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虔譯曰尋思肥也虔
城也今謂之賽瑪爾罕蓋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
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駐焉碣
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
口有石門色似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
其來舊矣大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阨蔥嶺
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

印度境於時追若弗又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
後復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返則在印度國中矣
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米忠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
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
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
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
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
者亦作暗木河亦作阿木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
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斯海大雪山今爲和羅三托山自
東而西縣互千里長春之再見也其行由鐵門外別路山根有
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
耳蓋在鐵門山之西其西北卽大鹽池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

池爲惠濟王者也西使記二十六日過納商城二十九日山皆
鹽如水晶狀納商乃渴石之轉長春亦於十二日過碣石城十
四至鐵門西南之麓正同出山抵河上其勢若黃河西北流者
其水卽流入大鹽池者也蔥嶺西流之水皆會於此故其勢洶
湧九月朔渡河橋而北者卽此河蓋長春旣見帝遂扈從北行
矣余讀元史嘗疑太祖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
班師耶律楚材傳亦云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
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能
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以告陛下也帝卽日班師蓋本於
宋子貞所作神道碑極以歸美文正然非實錄也唐書東天竺
際海與扶南林邑接太祖西征無由至彼角端能言書契所無
晉卿何自知之讀湛然集晉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尋思干止耳

未嘗出鐵門也今讀此記則太祖追算端惟過大雪山數程其地應爲北印度晉卿實未從征無由備顧問且頒師爲壬午之春非甲申也元史燕漏特甚有元載籍有關史學者亦少矣此記豈可因其爲道家言而略之

文集

寓尋稽古錄序

萬年王君達淦以所著寓尋稽古錄郵書示余京師且屬以序蓋君嘗客遊於尋覽其郡邑諸志弗心善也於是舛者正之闕者著之而於舊志之既備者則弗之及其擇言也精其徵事也信非博覽載籍而了然有得於心者不能及於此也余嘗謂地學之難亦難於稽古耳閱世之久卽川原形勢且不能以無改又况併析代更名殊目異以今證昔必一一而求其合豈易得

哉夫觀書無卓識而承訛踵謬誠爲學者之病然不究其是而好爲異說求多於往哲此又通人之一蔽也請以尋證之九江郡之所託以名者也唐以前言九江者率主於尋至宋胡氏旦晁氏以道曾氏彥和始以洞庭爲九江而朱子從之蔡氏沈著於書傳近時胡氏渭釋禹貢號爲精審亦仍其說且舉山水二經爲證閒嘗考九江凡四見於禹貢皆尋陽而非洞庭一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言江漢合流趨海而九江之勢衆且盛也江漢東行必道九江經二語文義一貫若各斷爲句不相屬則江入海仍在揚州之域不當見於荆也一九江納錫大龜史記龜策列傳廬江郡歲以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杜氏通典廣濟縣蔡山出大龜其地皆在今大江之北與尋陽合一導江文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澧與沅資瀟湘之水會於

洞庭循巴陵之右出口方與江合經言至於澧者謂江水東行
歷洞庭之口也過九江者謂經乎尋陽九派也至於東陵者卽
班固地志所指廬江之東陵也由澧而九江而東陵江行千里
敘次井然若以洞庭爲九江巴陵爲東陵則但言至於澧卽可
賅過九江至東陵矣續下二語不已贅乎一導山文過九江至
於敷淺原過九江與逾於河一例謂導山之人舍陸而徑於水
也截河而濟故曰逾汾江而下故曰過敷淺原班志孔傳及通
典皆云在歷陵考尋陽九江始於鄂迄於桑落洲則歷陵正當
九江盡處蓋禹之治水九江實最爲施功處淮南子謂禹鑿江
而通九路是也秦漢之間故迹必猶有存者史記河渠書言禹
疏九江乃太史公得之目驗斷非誣妄秦立九江郡其時江夏
廬江豫章三郡未析九江爲境內巨川故其名以之如洞庭實

九江則秦不應遠取長沙境內之水以名郡也宋以後禹迹久
湮撰著家始信今而疑古吾未見後人之果是而昔人之果非
也若山水二經之證亦爲未的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注二女遊戲江
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是在九江之
閒出入以飄風暴雨蓋九江非卽江淵故飄風暴雨與風波交
通亦異九江或爲郡稱如經中長沙零陵之類或卽指尋陽九
派何所據以證九江之爲洞庭耶水經禹貢山川澤地篇謂九
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此似指洞庭入江處爲九江而酈氏
無注且別於廬江水篇下引秦始皇漢武帝咸升廬山望九江
則經言九江所在道元已不從之矣夫九江在尋按之禹貢之
文參以秦漢以下百家傳記歷歷可據乃宋以後遂移而之他

卒無能舉舊說以相證者甚或以謂郡名失實豈非稽古之難哉余之蓄此疑久矣非君不足以發之君所錄無山川一門豈亦以舊志之既備而弗之及耶既已爲君序因輒以余之說附著焉君儻有以是正而裨我者乎

與朱雲陸書

所要里差各處經緯度今日始得暇檢尋註出東三省吉林之北有城曰烏喇打牲黑龍江之北復有打牲處此皆打牲人所居亦爲添出又青海蒙古及前後藏俱隸典屬而里差不及之亦爲缺典茲補青海黃河源以存青海蒙古之概補布達拉札什倫布以備前後藏布達拉者前藏也札什倫布者後藏也由青海入藏以木魯烏蘇爲界由四川入藏以察木多爲界而阿里在後藏之西爲藏之西境故亦及之承垂詢雅薩克一條足

徵細心舊會典所載經度五十一有奇偏西度十七分者乃尼布楚城也其日偏十七度者度爲分字之譌尼布楚自康熙二十八年與俄羅斯定界後此城已入俄羅斯境內自不應列入雅薩克城爲中國土壤居黑龍江全境之北詳其里差未爲不可但此城遠在尼布楚之東經緯度皆不同捉瓜替李殊慣慣矣又所示經緯度皆同諸處惟布魯特安集延係兩部落萬無同理今更正若阿巴噶阿巴哈納爾雖亦兩部落但係同祖卽今兩部落之左翼兩旗同境遊牧其里差同者當指兩左翼旗若阿巴噶右翼阿巴哈納爾右翼乃各爲遊牧在兩左翼之西舊會典遺之者與科爾沁六旗祇載一旗鄂爾多斯七旗祇載一旗者同例謬難盡糾惟有仍之而已若布隴堪布爾噶蘇台若薩克薩克圖古里克者各合八字爲一地名布隴堪亦有節

去下五字者薩克薩克圖古里克則不能節也崆格札布堪乃
兩河名若指兩河合處則經緯度不符若按舊經緯度處札布
堪河實經之崆格河不相涉也或改爲札布堪河阿爾洪則經
緯度恰合蓋札布堪河甚長里差當指其一處札布堪河阿爾
洪者言札布堪河之側有阿爾洪山處也以他處例之如曰克
嚕倫河巴爾城者言克嚕倫河之側有巴爾城處也曰喀爾喀
河克勒和碩者言喀爾喀河之側有克勒和碩山處也曰圖拉
河汗山者言圖拉河之側有汗山處也曰鄂爾坤額爾德尼昭
者言鄂爾坤河之側有額爾德尼昭處也唐古特語謂廟曰昭
額爾德尼昭者喇嘛廟也曰額爾齊斯河齊桑諾爾者言額爾
齊斯河匯爲齊桑諾爾處也以上各經緯度相同者皆當合其
讀故於添出之木魯烏蘇亦作木魯烏蘇庫克賽爾多渾言木

魯烏蘇河當庫克賽爾多渾渡處也請大雅是正之以爲然否
其土默特喀爾喀左翼呼蘭城三處檢覈未竟客至而輟明日
再送覽恬齋竟不能來說之甚力而無裨天下不如意事往往
如此可爲歎息附承動靜不宣

與徐心田書

所示黑水考一卷採摭羣籍通其所不可通可謂至難大概以
東樵胡氏析黎雍黑水二之不安於心乃出此解令離者合之
其用意亦精矣篇中尤卓者如證以爾雅謂河所出爲崑崙窮
河之源卽識崑崙之所在又證以山海經謂河與黑水同出崑
崙是爲雍梁二州之黑水亦卽導水之黑水其雞山所出乃別
一黑水斷以水經註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過三危入南海之
說爲非盡此數語以求黑水與今水道旣合以解禹貢亦不費

詞然則諸說紛紜可一掃去之矣夫崑崙見於雍州其境屬雍無疑也黑水既由雍以入南海其不能不假道於梁又無疑也然則雍梁以黑水爲距實皆西距耳胡氏以梁之黑水爲南距當之以金沙江而置入於南海之黑水於無何有之鄉不亦惑哉然胡氏不敢以黑水爲梁西距者亦復有故蓋誤以三危在敦煌而黑水之源又在其上遂以出張掖雞山爲信於是入於南海之文更不能屬今試求諸梁之西境安得有發源張掖敦煌閒之水乎梁之西距無水可指始不能不以黑水爲南距而以爲非復雍之黑水夫如是則梁之黑水不必導於三危又不必入於南海任舉一水當之而亦無閒可以致詰是誠巧矣然雍之黑水卒不可解蓋雍之黑水既出於張掖經於敦煌則又安能南行以入於南海今按黃河所出爲枯爾坤山其山自喀

什噶爾以來經和闐之南又二千餘里以抵於此橫障於大磧之南連亙不斷果使張掖敦煌閒有水南行當河源以下不能截河而過當河源以上又不能越山而過然則所謂入於南海者有是理耶會謂神禹而留是妄言以啟後人之惑耶夫謂三危在敦煌者由誤會春秋傳文傳曰先王居橐杙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云先王之時橐杙之屬皆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居陰戎於瓜州用此例也陰戎非卽三苗一居三危一居瓜州各不相涉杜預注本牽強豈得援是爲三危在敦煌之證三危所在當以康成引地記書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者爲確蓋鳥鼠南少西爲岷山其曰鳥鼠西南當岷山者其地必更在岷山之西與岷山南北相當處也其不直曰岷山西乃曰鳥鼠西南者當時達三危必由鳥鼠取道傍岷山北循黃河南岸經

今四川松潘屬郭羅克土司境西南行乃抵焉故云然岷山之
西今爲西寧屬土司境又西爲西藏屬土司境在察木多洛隆
宗之北三危當在其處蓋枯爾坤之西爲巴薩通拉木又西爲
諾莫渾烏巴什雖隨地異名實同爲一山其卽古所謂崑崙者
乎黃河出其東格吉河出其南經西寧屬土司至察木多南爲
瀾滄江喀喇烏蘇河出其西經西藏屬土司至洛隆宗南爲怒
江皆經雲南瀾滄江入南掌怒江入緬甸其委皆達於海然則
此二江者必有一爲古之黑水矣蓋禹貢雍梁分域必在今察
木多洛隆宗之間故三危旣宅載於雍州黑水出崑崙至三危
乃雍州西距之黑水也過三危迤下乃梁州西距之黑水也必
謂梁州西距不應遠及吐蕃此亦未然今洛隆宗以西又二千
餘里乃至前藏若察木多則出四川邊亦僅二千餘里禹跡所

至渺然中區雍之渠搜在葱嶺西青之隅夷在朝鮮冀貢道夾
右碣石入於河則遠及遼東荆三邦底貢其遠莫考然堯典南
交必在域內獨梁州不得有今衛藏之地豈通論哉然則瀾滄
江與怒江孰爲黑水曰此不能決也孰爲近日或者其瀾滄乎
蒙古謂黑水曰喀喇烏蘇此怒江之可證爲黑水者也然古今
夷夏語言殊異山川之名不必一一相合怒江在瀾滄之外古
無稱焉瀾滄卽葉榆水水經注以爲出益州葉榆縣蓋不能考
其上流故失之若以此水爲黑水證之於古山海經青水黑水
之閒若水出焉青衣水與沫水合而入江其青水歟於今爲大
渡河若水與繩水合又合於瀘水而入江於今爲金沙江青水
在若水東則當以在若水西者爲黑水今金沙江之西乃瀾滄
江若怒江又在其西中復閒以瀾滄不得謂若水在青水黑水

之閒矣又葉榆爲滇葉榆之國葉榆水在滇之西境或古昔相傳以此爲黑水故滇王卽其國都建黑水祠祀之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本與上文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南句不相屬不得指是祠爲因滇池澤建也胡氏以金沙江爲黑水亦舉黑水祠爲證謂金沙江入滇池故於滇池側建祠今滇池之水乃北流入金沙江非金沙江入滇池也若金沙江果爲黑水而祠必建於水側則黑水祠亦當建於遂久不當建於滇池矣胡氏考禹貢山川得之者多若九江黑水則僕皆不敢以其說爲然九江嘗著論矣今因足下所著黑水考而附述所見如此若足下所考雍梁閒水道凡六雍州之水可至於梁梁州之水可至於海求之古籍皆有可徵然按諸今之水道實有不能強通者豈古今地勢異歟願足下更詳參之

陳先生潮

陳潮字東之泰興人通經工小篆又擅周髀之學夜登高臺仰
窺星象達旦不寐酒酣耳熱慷慨談天下事十中八九游京師
星伯為延譽甚至遘寒疾卒於星伯家年三十九

參史傳方
濬頤泰興三

異人
傳

李先生圖

李圖字少伯掖縣人以拔貢生官直隸無極知縣謝病歸讀書
十行俱下天才卓越工詩古文詞力屏近世浮靡之習嘗曰文
非司馬子長詩非蘇李不足為師法也星伯為濟南樂源書院
山長見其詩歎曰三百年來無此作矣著有鴻桷齋詩文集

傳

參史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二

天津徐世昌

介侯學案

乾嘉之際考據之學方盛隴西僻遠傳人較稀介侯崛起以博洽名著書宏富爲邊方之傑階州邢氏兩民名輩差先而搜集金石編述文獻學派亦與之相近焉述介侯學案

張先生澍

張澍字介侯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年甫十九博聞麗藻一時驚爲異人散館改知縣先後歷官貴州玉屏四川屏山興文江西永新瀘谿其由翰林改官朝論惜之乃爲吏政事修明所至令行禁止性亢直強項屢忤上官躡而復起每招時

忌沈淪令長三十年不得晉秩及以憂歸遂不出主講蘭州書院晚居關中著書終老先生讀書務博覽經史皆有纂述同時講漢學者如武進臧在東高郵王伯申棲霞郝蘭皋所著書皆校正其譌誤自著詩小序翼說文引經考證蒐采皆博其考姓氏之書曰姓韻曰三史姓錄曰姓氏尋源曰姓氏辨誤曰古今姓氏書考證凡五種世稱專家絕學銳心桑梓文獻纂五涼舊聞四十卷又輯關隴作者著述凡數十種籍非鄉邦而其書闕佚者亦摺摭刊行爲二酉堂叢書又有三古人苑續黔書秦音蜀典諸書及養素堂文集二十六卷重修屏山縣志瀘谿縣志大足縣志

參養素堂集 錢儀吉撰文集序 繆荃孫文學傳彙

小序翼題辭

小序子夏作也何以明之爾雅釋詁爲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

之徒作其所釋多係詩文是子夏精訓詁在孔門以善言詩稱
故作小序也詩辭深遠指眇義微有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
美微序其何由知之子夏本國史之遺文而著之爲序則論其
詩可以知其人矣自唐韓愈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
漢儒附託宋歐陽永叔王安石蘇頌濱鄭夾漈朱仲晦程大昌
王質等爭掎擊之各立異說而詩之本意遂失觀漢儒文章及
解經多本小序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此用魚藻序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及此用漢
廣序劉向上成帝書引愠於羣小而申之曰小人成羣亦可愠
也此用柏舟序小人在側語楊震疏朝無小明之悔此用小雅
大車序大夫悔仕於亂世語漢書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此用酌序服虔左傳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

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此用車鄰駟鐵序李尤刻漏銘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用齊風東方未明序宋衷世本注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亦是用小序蔡邕寫石經雖本魯詩而獨斷所載周頌二十一章其序與毛詩皆同魏志詔曰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固不獨黃初四年詔程曉疏語用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也吳韋昭國語注大半用小序可知小序之行世久矣卽孟子說北山之詩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卽用小序是孟子曾見小序引之班固漢書云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陸璣詩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而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陸德明經典序錄云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

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爲詩訓詁傳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二說言授受雖異要皆傳自子夏也鄭玄釋南陔日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可證序出子夏也況荀卿之解周行解如組解鳴鳩在桑解無將大車均與小序同韓詩外傳引荀卿說詩者四十有四是其師說相傳非無自矣豈東海衛宏所能作哉敬仲在毛公班固之後與康成略先後豈有知出其手而冒加之卜商哉至於引高子仲梁子孟仲子則講師所附益康成曾言之而戴埴以序爲毛公作蓋竊魏徵之言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耳愚以世儒之廢棄之也因從事於斯凡毛傳鄭箋孔穎達疏以及宋人呂氏祖謙嚴氏粲范氏處義蘇氏轍黃氏樵李氏樗曹氏粹中王氏應麟及國朝顧炎武

陳啟源徐文靖諸人論詩有與小序相發明者咸采輯之若姜白巖炳璋以序首句爲子夏作下皆漢儒附益隔一字書之多所斥駁大抵沿宋蘇轍明朱謀埠張次仲朱朝瑛之餘論不足爲據其詮釋有明確者亦時采之至明郝敬何楷雖多新說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若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本係豐坊僞作無如淺人信從莫覺其非惟毛氏奇齡駁斥無遺亦附錄焉蓋所以章其叛序之罪也至三家詩說暨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班固白虎通義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與小序相出入者搜香備載耿耿之見亦加案語別之藉正世之揜羣雅者

說文引經考證序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漢田何以易授丁寬寬授田王

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喜授白光翟牧後漢注丹雘陽鴻
任升范升楊政皆傳孟氏易而虞翻自其高祖光至翻五世皆
治孟氏易故仲翔孟學爲尤遂孟易者許氏易學之宗也孔氏
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氏
者許書學之宗也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毛氏者
許詩學之宗也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禮古經五十六卷出
壁中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許不言誰氏者許禮學無所主也
古謂之禮唐以後謂之儀禮不言記者言禮以該記也周官經
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古謂之周官經許鄭亦謂之周禮不
言誰氏者許周禮學無所主也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
卷出壁中及張蒼家左氏者許春秋學之宗也論語不言誰氏

孝經亦不言誰氏者學無所主也許沖以孝經爲魯國三老所
獻建武時東海議郎衛宏所校也試觀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
羊傳今文禮然則云皆古文者謂其中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
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本明矣余于道光二年入都需
次寓錢衍石侍御宅長夏無事乃取說文所引各經疏通而證
明之因知古人傳授各守師說而不肯倍非如後世之羸雜眾
論紛紛聚訟莫能畫一爰序而藏之以示子弟非敢以質淹雅
也

姓氏五書總序

姓氏五書者一曰姓韻二曰遼金元三史姓錄附以西夏三曰
姓氏尋源四曰姓氏辯誤五曰古今姓氏書目攷證介侯氏曰
姓氏之不講也久矣自今日而尋其得姓之源辯其致誤之故

網羅列代之賢愚別白三朝之氏族攷證諸書之是非不綦難哉然而非難也其難焉者無讀書論世之識無默識采真之才但憑謚牒之私譏未能實事求是也或曰自漢至今姓書且溢數百種豈皆嚮壁虛造無所依據乎余曰余誠不知人之何以聳昧于姓氏而率臆以言也王符應劭漢世之通儒也賈希鏡王僧孺晉梁之鴻生也賈執何承天齊宋之博物也柳沖孔至李唐之專門也王伯厚鄧名世趙宋之名家也所言姓氏略而不全且多差僂何況餘子余之從事于此歷有年所較之昔賢增益弘多似少違鑿不揣樛昧用敢問世庶冀通因謹者正其失焉

凡例

一姓氏之說其來遠矣伏羲乘震而姓風神農依水而氏姜軒

轅總八荒而號公孫放勳居母家而襲伊祁修己夢苡蕙而夏
爲妣簡狄吞玄鳥而殷爲子厥有前聞不可誣也蓋胙土以賜
氏建功而分族姓以別婚姻氏以辯貴賤先王令典於是乎在
吹律而聽實天縱之能事援易以下又賢喆之芳蹤夸考周世
矇瞽掌世奠之繫亦越列邦荆楚分三閭之宗故因謹標譽競
傳賈氏人物爲志共羨倉曹也余載慕前修久事纂述謹其源
流以質來哲

一姓氏自魏晉以後荒焉不講士大夫家謹牒堙沈卽有著錄
正多舛午兼之附會如沈約之述季載混平輿於汾川魏收之
敘無知隔太武者五世疏可知也又或攀援英賢鄙薄奸佞崇
韜冒代公之孫忽拜墳墓晉江蔑元長之族乃仞君謨意則可
矜而支于是亂夫周召之爪脰可懸於億年而左雷之箕裘豈

絕於屬纊乎況分千秋之一字李繪戲言存韓體之半邊韋溼
延祀尤當推覈者矣尋源一書所以求得姓之精苗剗末俗之
溷冒也

一姓氏起於炎黃以後姬嬴以前著於故記昭然可稽諸家乃
以後見之人指鼻祖是東里始於子美竟忘栗陸之臣北門胎
自湯賢莫知軒皇之佐未免數典而忘奚由揚衡以譚是書援
引經史旁探志乘窮黃流於星宿入海可知脈白阜之山川來
龍不失庶幾芝根醴源不爲仲翔戲語所惑

一姓氏有諸家因襲不能詳其本末者夫空桑伊尹豈是無母
之兒獵騎沙陀果爲諸耶之子其實可以推求也天根佐商豈
非配上台之後地餘爲守或亦受州絡之宗是書廣爲甄綜引
其絡脈問禿髮於被中本自拓跋訪長蘆於晉國原是羊熊咸

有依據不同嚮壁虛造

一姓氏有往古無聞而後世有其人者都昌璵章應劭不詳其
肩緒常侍鬻輝顏籀亦憐其淵源流傳日久展轉舛繆信有之
也是書錄其氏姓不加穿穴可知劇邑如廬必非魏姬之嗣賊
掾絮舜未爲漂母之苗非云依樣以從蓋闕之義

一姓氏有避讐匿跡改其偏旁變其音讀者此桂橫四子所以
遷異地也亦有鬻養受恩蒙其冠裳遺其屣履者此張孟舍人
所以承穎陰也又有國家寵賜仍改本氏者紇豆陵之爲竇是
也又有謙避尊上易爲他姓者句如淵之益龍是也栗太子史
皇孫姓則襲于外家父鮮卑母鐵弗姓又緣于罔極彼吳下寓
公運期耀原是梁鴻南岳逸士秦祕之豈非孫惠如此之類實
繁有徒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疏姓絕尤其章灼者矣若不肯

改姓以就婚罔敢易族以避貴其爲堅正尤可歎嘉是書縷覩
無遺庶得河圖本姓之解

一姓氏舊有五音之說原於黃帝掌自司商孔尼父之羽宮子
鳥以定京君明之卦繇仙李不攀豈非礪然者哉蓋吹律定姓
故有五音然白虎通是類謀語焉不詳孔演圖援神契說祇引
緒其學殆失傳也如張王爲商武庚爲徵以取諧韻不切本原
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非四聲相管比附爲難或同出一
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辯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
爲呂才之詬病亦師曠之熒聽今並不取以省葛藤

一魏晉以降好矜地望隋唐以來尤尙門風雖累葉陵夸苟有
他族欲與爲姻或多責財幣不究行實或舍其鄉里而妄稱名
族或兄弟齊列以妻族相陵此所謂依託富貴棄忘廉恥者矣

所當案之謹牒質之史籍考其真僞辯其昭穆也夫扶風馬隴
西牛互爲嘲謔始興麥觀津竇交相姍嗤非積習之狃乎是書
於郡望言之頗悉庶汝陽之袁不得與汝南同族姬姓之霍不
復與武都聯宗至於支派之不同遷徙之靡定傳譌之更易假
冒之因仍亦爲剖別以矯家不尙謹牒身不重鄉貫之弊若乃
誘石昂之改右避敬塘而從文惡桑喪之同音易危家之本姓
其見尤出孔北海下矣

一姓氏諸書多有分一人爲二合二人爲一者班孟堅之人表
士會與隨武分形孫自強之廣韻孟賁與夏育合景其他則紛
紛皆是或以單而爲複翁孺於是失名或以複而爲單徐廬于
焉無姓元老登庸而後天下多帶令之狐利貞食子以來天上
有垂根之李可知矯誣者眾矣辯誤一書所以糾著錄之謬疏

正紀之漏脫也

一姓氏諸書往往以周秦爲漢唐以梁陳爲殷夏是虞舜奏高密之韶呂望盜田常之國矣或以父爲子以弟爲兄是褒死而儀哭孝瘦而禮肥矣或以名爲姓以字爲名是青縷務相反不姓巴黑面翟烏忽然氏墨矣凡此但憑鈔胥失在眉睫論其人烏可不知其世乎是書根據紀傳條列謹繫則時代較然冠履得序不使古人受誣

一炎黃苗裔王侯子孫踏弊不振堙替隸圉亡其氏族者無論已槐衮大族閭閻名家祚胤式微交鬻告敕亂其昭穆者無論已若乃索頭俟釐本部落也而史炤以爲姓神荼鬱壘本神怪也而陳元以爲姓毋乃以安處先生卽爲黎邱丈人乎至于史游急就之章言姓名者乃是縣擬或謂實有其人漆吏南粵之

清信堂卷一百四十二
作言姓名者半屬寓言或且援以爲證殆索亡是于謹牒薦烏
有以馨香也是書審擇爲謹芟其無徵彼宋濂燕書之杜撰劉
基郁離之影附可以息矣

一姓氏諸書有本非姓而誤以爲姓者種首守卽墨元亞不知
爲無字之宗垆夫舉進士邵思不省爲太原之族且以軌革爲
孝先之師搜神記曾未寓目以匄督爲劉淵之將前趙錄亦未
留心文士晃華竟脫司直之姓大夫免餘又忘公孫之支其僞
錯有如此也更可異者鮐觥無種注黃詩者謂二家之嗣絕洛
下怡秣注漢史者昧巴郡之地名瞽胡奔東齊失莒國之務婁
黻循爲刺史改蕭姓於宜豐聰思復工彈琴罔知爲御前之彭
九鈺樸翁善裁句不喻爲湖上之葛民抑尤馳繆者矣是書尋
繹原文旁參舊說悉其致誤之由而真姓於是可見不至隨例

云云以誑後世

一姓有變易非出一端如奭之爲盛慶之爲賀僖之爲釐籍之爲席以訓詁相通也仲之爲种彤之爲彤杞之爲把絞之爲倭以形象相近也弘之爲洪共之爲龔夔之爲歸裴之爲壘以聲音相同也若謝之爲射祭之爲訾危之爲元哀之爲衷則以避不祥也田之爲媯是之爲齊盧之爲章杜之爲范則以出同脈也又蕭之爲蛸楊之爲梟歪之爲蝮李之爲虺則絕之而加以惡氏也項之爲劉俞之爲孫秦之爲曹尉之爲楊則親之而收于屬籍也顯之爲鼎裘之爲求橋之爲喬概之爲旣則從其省文也竹之爲竺冬之爲佟蟲之爲蠱苟之爲敬則益其點畫也耿之爲簡鞠之爲麴宿之爲粟嚴之爲年則以音譌而改也舒之爲紀黃之爲胡張之爲灌景之爲元則以象養而冒也其他

新鄭之牟東平之陂彭城之鈎竟陵之蔽陳留之誓旣無義之
可通大夫之弗常侍之躉游俠之繡掾吏之絮市人之蹤亦無
籍之可附皆出于鄙陋之俗難爲薦紳所言存而不論以歸簡
要

一姓氏之書所以稽受氏之原不當臚列陳人鋪張故實反同
史傳之成編不遺歲月致類志銘之諛墓取悅子孫然載籍繁
蹟曩喆事蹟官位缺而不備則四佐七輔誰稱延嬉變復之功
三鳳五龍莫識河東豪里之雋姓韻一書所以續昔人之形貌
存先民之典型也

一帝王世紀于惠帝張后孝文薄后皆著名字高祖太公商山
四皓並有名姓顏師古譏其穿鑿妄造詞語不經不知楊王孫
名貴見于西京雜記三老令狐茂載于上黨地書文翁名黨存

于七賢之傳叔孫名何列于陸賈之作安得以本傳有闕遂謂其人無名乎是書于史牒無名字而佗書有可證者皆爲著錄不令墨允墨智陳彭年獨熟少陽之篇世子女郎賈希鏡能測古墓之誌也

一姓氏有極怪瑋僻別者稻草鹽酒豈果本於周官火木水土當非原於生克爲心爲肝派疑比干與弘演以首以足支疑禽息與鬻拳亦有極鄙俗猥陋者士師蚺鼃幾同水族而子居與書大夫蛾析比于昆蟲而晉惠受諫狗彘詎足以亢宗翻猜盤瓠津伯之裔鵝鴨無與於賜族偏多籠中池上之羣爰乃旁羅載籍罔俾佚遺自往古以迄本朝莫不備載故冢之銘稗官之說州郡之志醫藥之經咸有取焉庶使并韶得齒於流品不至羞憤以稱兵章琴不隔於勳門罔或鬱伊以失志

清信堂案卷一百四十二
一匈奴鮮卑之類以大人健者之名字爲姓同紇党項之屬以所領部落之地名爲姓而武都高麗姓氏與中國相似天竺扶南姓族與佛釋多同突厥訥都以母族爲姓波斯夫餘以國號爲姓未可以其荒遠而略之也是書于遐澁絕域象譯不通者均蒐羅其姓氏注緝其名字可知梁武帝之十八州謹僅得寰中魏孝文之官氏總志仍遺域外也

一姓氏有今古相同賢否迥異者不爲區別則是曾參果殺人而慈母投杼毛遂眞墮井而趙勝興懷未免使善隸之秋胡銜冤工愁之張衡賫恨是書於姓名相襲者亦復甄錄可知張若築城亦曾軒皇前馬公孫斷髮又且平津封侯非以續梁帝之小錄乃是釋陳氏之宿疑

一姓氏古今遞嬗人物姓植隸首所不能算沮誦所不能書而

欲網羅于一編誠有難者是書于尋常之姓止載前古之人而後世概刪不使吳回孟翼等于亡是之公習見之人必探奇異之事而庸行從略不使剖膽取肝淪于不經之說旣可以補史傳之闕略亦可以擴曲士之見聞

一遼本契丹居橫帳而姓耶律亦卽移刺或謂慕漢高或謂因世里金出新羅至阿觸而姓完顏實爲部落或則稱宗室或又稱內族元部爲蒙古亦曰萌古或姓奇渥温或姓孛兒只斤而部落之姓繁雜難稽也西夏爲拓拔起于銀夏唐爲李繼遷宋爲趙保吉其戚屬之姓恠僻莫究也此三史氏姓之錄所以通象譯之失實解史氏之糾紛也

一姓氏之書最古者莫如世本次則王符之氏姓志應劭之姓氏篇楊蘊公子之謹賈執英賢之傳亦卓卓者若林寶之姓纂

名世之辯證王伯厚之急就篇鄭夾淥之氏族略雖行于世而柄鑿多端瑕類紛出黑穴暉氏乃易爲皞下邳桓威忽變爲姪南平之郭輒仞爲夸褚師之官反歸于德蓋糾之不勝糾也有明以來姓書不下十餘種互相鈔襲自郇無譏而凌氏統謹尤屬謬妄而淺人稱之聊復駁斥請用從火可耳並輯古今姓氏書總目爲考證附於末

文集

司馬法序

案孫子註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

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古者卽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時附穰苴兵法於司馬法中非附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周禮疏誤矣晉張華以司馬法爲周公作當得其實考周官縣師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司馬法卽周之政典也漢藝文志謂之軍禮司馬法者考大宗伯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而周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軍無自後射當卽此書所載也竊嘆三代治兵田賦軍車廣浩織悉數十年而後事具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夷吾九合一匡猶本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規葛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之式馬

遷稱其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豈不諒哉
漢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佗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者
皆逸文也又李靖問對世所傳兵家流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
四種皆出於司馬法蓋係任宏所論非司馬法本文史記注引
宋均春秋少陰云云是春蒐秋獮一段注文疑注是宋均作也
然隨書經籍志賈誦注司馬法三卷今已佚太平御覽所引注
文不著名氏史記注又引司馬法夏用玄鉞宋均注玄鉞用鐵
不磨礪是司馬法爲宋均注無疑均爲鄭康成弟子也吾鄉階
州邢兩民太守曾輯是書刊之浙中字多錯譌仍有闕漏孫氏
星衍所刊遺脫尤多余爲補而正之以授學侶乃序其緣起於
此

輯世本序

周禮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杜子春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也楚語莊王使士亶傅太子蒧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世先王之世繫也爲之陳有德者世顯而暗亂者世廢也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以世與繫爲一事解之賈公彥云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又分言之其實散則通稱矣漢太史公司馬遷脩史記因周謹明世家多采世本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系諡名號與左氏合也唐史

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爲左丘明所纂楊泉物理論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秦漢劉知幾史通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又云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孔穎達尙書正義以世本經暴秦爲儒者所亂是此諸本已晉杜預采世本以爲春秋世族謹然亦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也要之係秦漢以前書中壘孟堅以爲出古史官者近之班彪以爲十一篇劉向敘錄中祕書以十五篇爲二卷索隱亦以爲十五篇隋經籍志因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謹二卷劉向纂纂云者纂集之非作也觀更生嘗自言爲古史官所記可知矣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纂衷蓋注而廣之也王侯大夫謹云趙孝成王丹生悼王偃偃

生今王遷是作者值趙王遷時且司馬遷已采用豈劉宋二人所作乎隋志云漢初得世本而漢又有帝王年譜是已然其書自宋時已不傳鄭樵纂氏族略王伯厚纂姓氏急就章所引寥寥皆采獲他處不見本書故耳余繙閱緇帙有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謹篇共五篇聊以管穴裨益宋注其有聽熒亦從闕如庶幾存此一綫異日博雅之士因其緜蕪增補缺略亦古籍之幸也若顏之推謂此書有燕王喜漢高祖殆非本文蓋亦如神農本草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郡縣歸藏黃帝書而坤啟筮有堯將二女以妃舜之語化益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地名周公作尔疋有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曰孔丘卒李斯作蒼頡篇有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豨黥韓覆討畔滅殘皆爲後人所屢云

與王伯申侍郎書

春杪枉奉手畢，大著經訓述聞廣雅疏證二種，數月來讀之，知閣下掣經擲義，高踞賈服之堂，函雅詰文，上摩孫李之壘，昕夕尋味，懃服靡已。某性款啟，雖亦瀏覽經說及近時講說文諸家之書，而簿書鞅掌，卒卒無暇，不得搏心揖志，紬繹意蘊，輒擲卷而起發視，因之嘆也。曩歲作姓氏五書，內有姓氏辨誤二十六卷，討論前人言姓氏之僞錯者，妄自謂精審，而閣下經義述聞中頗言及姓氏，往往與愚說不合，竊又自疑其說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之于大雅也。茲略舉數條言之，冀得是正，爲幸。述聞云：國語黃帝子十二姓，有依當作衣，廣韻引姓苑有衣姓，而依字不以爲姓。案山海經大荒國北毛民之國，依姓是古有依姓也。蓋衣爲殷姓之後，齊人有之，見鄭康成禮記注。高誘呂氏

春秋注依則黃帝之後各不相蒙豈得曰衣誤爲依乎唐書孝友傳梓潼有依政可證已廣韻于姓氏遺漏甚多不得以其不載遂謂無依姓也又左傳有從人費國語有從人回從人當卽府史胥從之從從人蓋以職役爲氏者述聞言古無從人之職從人宜作寺人案廣韻姓篡皆以從人爲複姓故管子亦作從人費豈皆譌文乎漢書菽文志有孔子從人圖法三卷是從人古有之矣又左傳之棠君尙述聞云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君當作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案楚之箴尹沈尹連尹廐尹宮廐尹馬監尹陵尹郊尹王尹工尹玉尹莠尹芊尹藍尹躑尹環列尹皆以所職爲官名今云爲棠大夫則宜稱棠尹沈諸梁亦葉縣大夫也則稱葉公何未有稱葉尹者君公者蓋當時尊顯之通稱耳又孔子弟子壤駟赤字子從家語英賢傳皆以壤

駟爲複姓案左傳魯有郈工師駟赤則駟赤連文蓋用周穆王
八駿之赤驥也名字詰亦以壤駟爲複姓失之又左傳之郈昭
伯世本人表作厚檀弓郈又作后風俗通作郈蓋郈后厚古字
皆通述聞以爲郈與后異且謂水經注誤郈昭伯爲叔孫昭伯
案左傳季氏與郈氏鬪雞呂氏春秋亦同則郈昭伯卽叔孫昭
伯明矣且世本鄭注檀弓高誘注呂覽韋昭注魯語咸以郈昭
伯木后敬子丛出于孝公惠伯鞏之後詎得以郈后爲二姓乎
又國語犬戎樹惇韋昭注言犬戎大性敦樸本是誤解述聞則
云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云邾婁顏耳案樹
惇者其姓名也通鑑注樹敦城在曼頭山此周穆王時犬戎樹
敦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涼州刺史史寧云樹敦貨真二城吐谷
渾之巢穴也水經注作樹積魏書地形志作殊積戎方之音異

耳凡此數端雖于經義無關然實事求是則閣下之說或有未
諦當者敢獻其疑竝望恕其直而教之以所未聞焉則幸甚

與臧在東文學書

一昨承貽令祖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日來讀之歎
其孳精鄭學掎擊王肅卽文字沿誤之處亦考核堅確眞北海
之功臣也某最款啟雖亦時繙古人經說而少入仕塗鴻網無
暇不能究其訓詁矧能揮大義耶然其書亦似有引用僣錯及
豎議未確者如我將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而以爲本作維
牛維羊羊與享韻牛與右韻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
澍案此說大非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設積柴祭天則供羊牲
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爲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
享者獻牛以供祀此典禮之序也烈文詩之自羊徂牛先言羊

亦如此若鄭箋言牛羊者辭例如此不足據以定經文也盧子
幹逸文條有云北堂書鈔引周植酈文周誅云自齷未成童著
書十餘則案漢書酈炎字文勝此作文周誤周植宜作盧植也
又鄭莊公寤生從史記難生之說亦未是且謂寤與悟字通借
寤生者謂悟逆而生交午於產門久不得下故姜氏驚也此殆
未知南燕公孫夫人生慕容德之事故有此解又謂寤而生當
喜何反驚是又不知前秦姜氏生苻洪之事也不衰城條從顏
師古之說謂衰城以差次受功賦也案何邵公注若今以草衣
城此詁最確蓋方城之時適值淫霖以草覆之可免崩褫仲幾
不肯故責其無尊天子之心與齊語管仲言相地衰征之言本
不相涉不得援以爲證如魏之劉馥爲揚州刺史孫權攻合肥
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蓑覆之是其事也左傳

云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據左氏說是方城公羊說是已城然古人工功字本通用不受功者言方城之時已立木而仲幾不肯隨眾董工也其不肯董工奈何當時值雨眾欲蓑之仲幾不從故執之必以爲差功賦未必古義如此又足下拜經堂日記以段干木爲姓段以呂氏春秋有干木富於義之句遂以應劭風俗通之說爲是殆不知古人之語例也古人複姓多連下一字稱之故孫叔敖爲叔敖公牛哀爲牛哀司馬遷爲馬遷東方朔爲方朔之類不可枚舉如段干木爲單姓則段干朋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豈皆兄弟行乎況史記明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高誘國策注段干姓綸名也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爲段氏則段干之爲複姓審矣足下好學深思閱覽多聞顧

於此稍僞午諒未嘗留意於姓氏之學也倘不謂然祈賜正爲
幸

與錢衍石郎中書

前所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內作詩時世表閱之多有僞
錯如鄭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孔穎達謂厲公時詩厲公
復位在釐王之世而戴氏表繫在惠王之世此不確也又唐風
蟋蟀序言刺僖公僖公卽釐侯鄭康成謂當共和之時而戴氏
表繫在宣王世此不確也又陳風宛丘序言刺幽公東門之枌
序言幽公淫亂鄭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而戴氏表繫在共和
世此不確也又曹風候人序言刺共公鳩鳩孔穎達謂共公時
詩下泉序言曹人疾共公共當襄王頃王之世戴氏表專繫
之頃王世此不確也又正大雅文王大明孔穎達謂成王時作

戴氏表繫在文王時又縣思齊皇矣三篇皆言文王之諡咸文王後作當亦在成王時而戴氏表亦繫之文王此不確也如下武文王有聲孔穎達亦謂成王時作而戴氏表亦繫之武王此不確也又魯頌鄭康成謹謂僖公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箋疏以爲作于文公之世而戴氏表繫之僖公時亦復不確某因原本小序暨鄭康成孔穎達說別爲考定似較東原說爲有據恐仍有誤謬望足下更正之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解

尙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傳八國皆蠻夸羌在西蜀窋髳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案孔氏傳今人句讀多僣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羌在西句蜀窋句髳微在巴句蜀彭在西北句庸濮在江漢之南句最爲分明庸卽魚國

夔州房陵上庸一帶地括地志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
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
叛楚楚人伐庸七遇皆北惟裨僚魚人實逐之杜注魚庸邑卽
魚復庸今上庸屬楚之小國後漢郡國志劉昭注魚復古庸國
文十九年魚人逐楚師是也蜀卽窆漢書劉焉傳馬騰與劉範
謀誅李傕焉遣窆兵五千助之董卓傳呂布有窆兵內反注
窆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窆常璩曰夸人大種曰昆小種曰窆
漢書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云羌無弋爰劍子
孫各自爲種卽武都參狼廣漢白馬汶山冉駝巴中板楯今松
潘茂州諸夸也髻卽旄牛種卽越嚮夸西南夸傳天漢四年以
沈黎郡並蜀郡爲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夸延光二年旄
牛夸叛攻靈關蜀志張嶷傳旄牛道絕已百餘年嶷賂其帥狼

路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昫町王華陽國志旄牛地在邛崃山表寰宇記通望縣有故旄牛城俗呼爲牛頭城又云陽山縣臺登縣卽旄牛故縣地詩小雅如蠻如髦箋髦西夸別名武王伐紂八國從焉疏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是髦旄髳字通旄又通髦亦通犛也唐貞觀時置髳州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髦州之地楊用修謂髦卽窆誤矣又以髳徒斯窆竇爲一種尤誤考徒與斯本一種字相通李奇音徒爲斯漢紀元狩中發使者出隴出冉出徒出邛僰指求身毒卽此徒也司馬相如文云略斯榆卽徒陽漢屬蜀郡晉時屬漢嘉郡宋齊譌爲始陽華陽國志邛都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後又有四部斯窆其一是斯卽邛部夸也竇在巴郡廩君之後爲彭夸不得與斯窆爲一張疑傳有斯都者

帥李承殺越巂太守龔祿是斯非安更非髻審矣微卽木耳夸
九州要記越巂郡界千里有木耳夸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
寸若損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窟穴以安尾蓋以此夸生尾
故謂之微微字與尾通書鳥獸孳尾古文作字微論語微生高
人表作尾生高也水經注建興三年分益州爲建寧郡于温水
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夸居上差平和而無瘴毒卽
微夸之地矣盧卽瀘州戎今敘州長寧興文一帶夸皆是路史
國名記瀘盧戎也古文作纒又通作廬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樂
史寔字記以爲中廬在襄陽縣西漳縣非也左桓公十三年屈
瑕伐羅羅與盧戎兩甸之杜預亦誤爲中廬彭卽彭水夸國名
記彭黔之彭水縣在忠州太平寔字記彭胥山在建寧始縣九
十里彭胥獠之姓也一云卽賓人郡國志賓人勁勇銳而善舞

漢高帝募賓民定秦地是矣華陽國志長老言宕渠爲古賓國
今有賓城唐志武德元年分置賓城縣屬渠寰宇記故賓國城
在流江縣東北七十里又云閩中有渝賓民多居水左右是彭
卽賓人括地志云戎府之南古徼廬彭三國之地是矣濮卽百
濮爲會無濮夸左傳麋人率百濮聚于選潁容釋例麋在當陽
縣前漢地理志濮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僕與濮同華陽
國志青蛉濮水出又云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
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
有元馬河其地出大竹亦謂之濮竹濮王會解之卜人也濮卜
音相同尔疋南至于濮鉛亦是濮夸羅泌云濮熊姓在三峽外
左傳文公十六年麋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伐
濮杜預以爲建寧郡南濮夸地釋例曰建寧郡南有夸無君長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二
三
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太平寰
宇記云尾濮國一名木濮在興古郡木棉濮其土有木棉樹文
面濮其俗劓面而以青蓋之赤口濮其俗折其齒劓其脣使赤
又露身無衣服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黑棘濮在永昌西
南山居而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爲裙或一貫頭丈夫以穀
布卽所謂百濮也

鮮原釋

公劉詩度其鮮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鮮善也如毛公
說凡小山旁有廣平之地卽爲鮮原如鄭氏說則鮮原卽善原
初無一定之地其說皆非也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
鮮原竹書紀年云帝辛二十五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
鮮原是在未宅鎬以前事然云伐殷則爲出師必由之路若謂

在岐山之南豈有商紂在東而周師乃向西而行者乎孔博士
晁注周書以鮮原爲近岐周之地小山曰鮮與尔疋同猶未能
實指其地也愚意謂當在豐鎬左右大戴禮鮮支禹貢作析支
漢書作賜支此鮮原卽二章之于胥斯原也古讀鮮聲近斯瓠
葉詩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字作鮮齊魯聲近斯說文雨
部云霽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原卽斯原矣尙書大傳曰西方
者鮮方也古讀先音同西如西施作先施是鮮原亦卽西原在
武功縣亦稱雍原又有東原扶風有三時原興平有始平原皆
去豐鎬不遠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
掘陵原羊躡原中華原北鹵原南鹵原八公原皆行師所必經
者

鬼方釋

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生六子其六曰季連芊姓楚是也是以鬼方爲荆楚也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注引世本宋衷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羌曹全碑興師攻疏勒王銘云征鬼方是以鬼方爲氏羌也而干寶易注鬼方北方國唐書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又以鬼方在北狄也史索隱匈奴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是以鬼方爲匈奴也覈而論之則謂在荆楚者是令升之說太乖異仲子注曹全碑小司馬亦馳謬汲郡古文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來賓與詩言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同一詞例言鬼方旣克氏羌震其威因來賓耳非謂鬼方卽氏羌也若鬼方卽是氏羌豈玁狁卽荆蠻乎亦不得以王季所伐之鬼戎仞爲鬼方蓋鬼

戎在西鬼方在南古人以荆楚爲蠻以氏羌爲戎荆楚何嘗有
戎之稱耶易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卽殷武詩所詠
奮伐荆楚覃及鬼方也而毛傳云鬼方遠方也自是泛訓未指
實言之若蔡邕成陽令唐扶頌序云君以能治劇除豫章鄖陽
長彝粵拮摑君奮威颺武蠻貉震疊頌辭有云賦政于外爰及
鬼方滙彝來降寇賊逆亡鄖陽在江西蓋在春秋時爲楚地故
伯喈亦指爲鬼方或謂古鬼與九字通殷本紀紂命西伯昌九
侯鄂侯爲三公徐廣云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是鬼卽
九字矣索隱云九亦依字讀然古人之字有宜通者有不宜通
者近人往往言假借自謂明于訓詁試將鬼方而讀之曰九方
豈可通乎又豈九方皋爲鬼侯之後乎

附錄

先生爲令材敏過人吏胥廉從救過不給治盜摘抉如神盜屏跡歲凶治賑設施周備天性彊直嘗扶巡撫前驅索金者又筮布政使僕催丁銀者公文上幕府辯是非若嚴師教弟子上官雖多優容心弗之善而獨立無所懼曰吾行吾志無愧百姓而已

已

錢儀吉撰養素堂文集序

先生性愛遠游齊魯豫晉吳越楚粵嘗再三至黔蜀江右則筮仕之邦凡所涉歷山川助其興悉發於文其論文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言色澤也徒法言正論無色澤類於語錄何以爲文又曰文須氣清氣清則滿紙光怪不失爲清駢體散行一也俗人歧視之慎矣故吾所定偶散不分是職志也

自撰文集

序及錢序

先生姓氏五書之外有漢碑異姓錄又專就漢碑陰鈔其籍在

雍涼者爲姓名錄又推考古人名字於十六歲時卽成春秋時人名字釋分魯齊晉秦楚宋鄭衛陳吳越萊蔡曹邾紀各國及孔門弟子共十二篇又讀史考古人有名而無字或有字而無名者於別史外篇存其名字輯爲名字錄皆見文集中蓋於姓氏名字之學集其大成

文集

介侯交游

臧先生庸

別見玉林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郝先生懿行

別爲蘭皋學案

錢先生儀吉

別爲嘉興二錢學案

邢先生澍

邢澍字雨民階州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江西南安府知府酷

嗜金石兼通六書尤精各史表志之學宰浙江長興時與孫淵如同撰寰宇訪碑錄復據唐宋以前金石刻並宋元刊本隸釋隸續等書著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嘗以關中迭經兵燹昔賢著作淪佚者眾精心搜采爲關右經籍考十一卷洪北江謂其取材博而用心審爲世不可少之書又著有兩漢希姓錄守雅

堂詩文集

參史傳

金石文字辨異自序

嘉慶歲在己巳階州邢澍考定金石論辨其文字之異著爲十二篇迺論古初始制爲文象其形模獨體爲先孳乳爲字以配合而用全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各別爲門或有本無其字藉假借以傳自史籀迄小篆代有變遷許氏綜爲說文媿于典墳厥後更趨簡易爰有隸分減省其點畫以方易圓惟隸體方故曲

直全半異乎篆之自然有不能變篆通假以繁其篆有隸變格
乎體勢匪以求新而流失敗壞祇求聲近胥易本真鴻都石經
厥跡尙存覈以篆體變易多端書經籍如此矧汎施于簡編又
或鄉壁虛造予智自賢撰述詭異不可究宣故有同茲一字其
體糾紛譬一祖異支幾難別夫來雲又自晉迄唐正書相沿操
觚執簡咸尙鍾繇與右軍徒趁姿媚結構停勻歐褚虞薛小學
未嫻校干祿字書惟聞平原之顏而淺夫瞽儒好尙俗書罕篆
籀之精專殘碑斷碣祇供模楷不暇討論有宋歐陽暨趙博學
多聞集錄金石搜采數千餘年跋尾綜括史籍于文字未研洪
适婁機編韻以序銓惜覩縷同異不克究其原似兩造不決無
以息彼煩喧又以漢晉爲斷于用尙偏皇清崇古右文岷山長
水著述在名山于吉金貞石本本元元後來繼起有嘉定錢通

六書之學考正訛俗世稱爲賢蒙得聆其言論于金石之好堅
著爲訪碑錄俾先代遺跡不沒榛菅復慮篆變爲隸隸變正書
改革班班著辨異一書統以平水韻鉤貫聯綿因枝尋根酌流
求源俾因訛識正俗體以刊或減去繁重參經以權其流變于
何時可按籍以觀蓋自壁經旣失六籍之體惟隸是遵而刊刻
訛異祇施于金石者難沒其雕鐫取正于今繇繇延延知愛古
者何忍棄捐或者不察謂與庾持奇字同類等倫則搜求隱僻
自遠雅馴蒙何以免于通人之後言